# 朋友

甘建华

不要说人生平淡无奇。静下心来，细细咀嚼品味，你会发现，波澜不惊的经历中，有些东西曾经令你感动，乃至难忘。譬如说在朋友交往中，某些情节就值得你铭记一生，回味悠长。

公司经理唐登山，27年前是名副食品销售员。当时，嘴上无毛，缺乏经验，经手销往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满满一车皮酱菜，发货后对方却久久不付款，还掐断了联系。登山兄心急火燎赶赴丹东，下家李某却玩起躲猫猫。登山兄四处查探，寻找那批货的踪影。

有一天，在一片副食品店里，他终于从出售的酱菜中发现了寻找的目标。经了解，果然是从李某手里进的货！素昧平生的店经理尹德明，出于同情，几经周折，帮他找到了隐身的李某。对方很无赖，货已出空，但两手一摊，没钱，最终答应设法用其他货品抵债。

怕夜长梦多，经单位同意，登山兄留守当地催讨抵债货品，并及时分批打包托运上海。但人生地不熟，一无场地，二无运载工具，咋办？东北汉子尹德明见登山实有难处，帮人帮到底，叫李某把抵债物陆陆续续送到他店里，然后，他自己帮着把羊肉罐头、水果罐头、炒货、女人用的卫生巾等等，用三轮车一趟趟运到登山下榻的招待所。这段路有陡坡，连带装货卸货，来回得花上一个多小时，气喘吁吁，汗流浃背。折腾十多天，抵债物终于全部安全托运回上海，单位挽回了损失。登山长长地舒了口气，握别尹德明的手久久不肯放开。

此事一晃过去了27年，两人阔别有26载，彼此却未曾相忘。登山兄时而会收到丹东寄来的包裹，里面装着远方朋友热乎乎的一颗心。2016年3月，尹德明夫妇携亲家夫妇来沪旅游，登山闻讯，欣喜万分，接风洗尘，盛情接待，精心安排陪他们游览，令丹东朋友的上海之行增添了许多惊喜！他和尹德明之间，千山万水、漫漫岁月隔不断的友情，令旅游团里的其他人啧啧赞叹。

朋友间的缘分，有时来得那么突然、神奇，而还有一种纯洁的、深厚的友情，是在漫长岁月里，从共同的命运、相濡以沫的经历中开出的心灵花朵。

前年盛夏，随一位朋友到西双版纳的勐腊作客，东道主是上海同乡、与朋友当年一起下乡的农场连队战友计国方。早已随返城大潮回沪的计国方，一直忘不了第二故乡的山水和乡亲，十多年前回到这儿种橡胶树。国方为人敦厚、特别重情和怀旧，捱过开荒种树的苦日子后，他在当地盖了幢漂亮的别墅，邀请当年的知青战友来"省亲"旅游。他把请来的朋友一一当作家人，房间多不愁住，好酒好菜统统拿出来，还租车陪游。短短几年间，他无偿接待朋友达180余人次，在老知青中间传为美谈！

国方还交了不少第二故乡的朋友。他走家串户，入乡随俗，大碗茶端起来就喝，又酸又辣的腌菜嚼得津津有味。当年下乡的南疆，有的当地人世代生活在深山老林，一辈子没出过远门，很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2016年底，计国方带着他的14位哈尼族朋友，坐火车，乘高铁，上飞机，走遍上海、杭州、北京等"大码头"。在上海的几天里，国方带着朋友们游览，让妻子在家为大家烧丰盛的饭菜。流光溢彩、人群熙攘的现代化大城市街头，计国方的哈尼族朋友们，衣着落伍破旧、五花八门，神情东张西望、处处好奇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吃、住、行样样不适应，呵护照应他们真是操碎了心。为了避免走失，国方一遍遍查点人数，叮嘱他们一个紧盯一个，鱼贯蛇行，万一走失，呆在原地别动！最不省心是在一些景点入口处，他们这支风貌独特的"队伍"多次被"卡"。天安门广场入口处，民警安检一丝不苟，哈尼族老乡用语言交流有些困难，回答问题有时答不上来，民警一认真便愈发显得紧张。计国方上前为队友打招呼："他们来自南疆的深山老林，有的第一次出远门。"年轻的民警好奇：你们什么关系呀？"我么，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，他们是我第二故乡的朋友！"民警与人群肃然起敬。计国方眼睛有点发涩。

哦，朋友！好朋友伴你走天下，温暖你的人生！

# 掏空的是什么

陈茂生

有对父母正筹划把孩子送到游泳培训班，但孩子又哭又闹地不愿意。耐心细问下，原因竟是电视广告：画面里一男一女在水中游泳，广告语是"肾虚，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，腰腿酸痛，精神不振，好像身体被掏空了……"最后是娇滴滴的女声："他好我也好。"每逢整点、半点，此广告和骨头坏死、心脏堵塞等广告组团播放。如今的小孩都是"小大人"，遂一知半解地觉得游泳与"肾虚"有关！

想起几年前也有类似情形。当一家人其乐融融之际，电视机里脚气广告就会跟着过来凑热闹；原本的菜香汤醇就着"脚癣立刻净"的广告词，令人胃口大倒。所以有人投书媒体称：每当看到屏幕那个卡通的大脚丫子，随后必定有一句断喝："关特！"

说句公道话，广告商也并非存心想恶心谁，可能合同就这么约定：全天候、全频道、全时段、全覆盖……但受众通常只在吃饭时间才有闲暇时间和剩余精力，原想通过屏幕获得些许轻松和愉悦，看到听到的，却是如此奇观妙语，不出点恶声实在需要相当的定力！

有种观点认为：商业广告其实是做给老板看的，所以本质就是"资本豢养的文案"，只要不违反"广告法"便可公之于众，进入公共视觉、听觉系统。心理学也说凡与"性"有关就能得到较高的关注。只是，当与"低俗"仅隔一张纸距离的文案将本来公众生活应有的文明、文化撕扯、挤兑得无立锥之地，我们不禁要问：这一层纸会不会破，谁能保证？

喜欢剑走偏锋的广告主好像不太明白欲速不达的道理："粗俗"和"浅薄"只会功倍事半，而真正有内涵、有文化的广告，应是会让人莞尔后产生优雅的共鸣和久远的回味。至于"好像身体被掏空了"之属，我不知道，它们掏空的究竟是什么，而公众无奈地被掏空的，又到底是什么。

雾锁瓯江 龚家坤 摄影

# 一城一车一世界

独孤岛主

一座城市的地面公共交通，承担着类似毛细血管的疏通功能。遍布地面的公交车与出租，忠实地联通着点对点的出行需要。在相对地铁而言比较慢速的公交车上观赏城市景观，是本城居民的天然福利，也是提供给旅行者天然的识别城市的入口，完成出行任务的同时，体味"我城"或"此时此地"的人文与历史。

在我的旅行习惯里，每到一个地方，都会尽可能地坐当地公交出行，虽然经验有限，也已经体味到相当程度的差异。譬如北京市区道路脉络方正，公共交通通过垂直的直线形状运行，从一处到另一处，很有可能只需要沿着一条大路笔直前行或拐直角弯道。帝都交通的"缓慢"，正给予乘客观赏新旧城市痕迹的良机。饱受空气质量困扰但同时聚集无数北漂追梦人、面对丰富悠久历史的古都，在缓缓前行的直路上，可以看到人的精神无形的变化。数年前北京公交价格便宜得惊人，通过刷卡甚至可以达到几角，这样"古老"的价格，同时也构成了城市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侧面。

在香港的公交系统中，看似繁复的大巴士、快线、小巴系统，构成了这座不夜城市廿四小时全覆盖的公共交通规模。香港城市垂直发展，楼宇密布，人口集中，令人服气的是，几乎从闹市到半山的每一栋楼宇出来，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公交车辆，快速去往目的地。市中心的大巴在上下班高峰班次几乎与地铁不相上下，而相对边远的山中屋邨及新界地区，则主要由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小巴接驳。这其中，聚集于闹市上客区、等待满员开车的"红van"（红色小巴）最具香港特色，由一个繁华地区如旺角，去到不太远、边远甚至最远的地方如慈云山或西贡。司机通常比较沉默，爱听怀旧歌曲，不收大额或太过小额的钞票，不可以刷八达通，但是通宵运营，彻底解决了营运时间的限制。

我自身最熟悉也最爱深责切的当然是上海的公共交通。尽管已经有了25条地铁线路的规划，上海的公交仍然在不断努力分担这座城市每日来去的汹涌人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与市中心的交通线路已经完成的"毛细化"不同，从诸如老闵行、浦江镇或周浦等地连接到市中心的线路，往往兼顾经过路经的大部分居住点，因此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类似辅助"主动脉"的作用。上海有专门的公交论坛，按照地区或线路延伸成分论坛，每天都有大量网友热烈讨论，对怎样的公交组合才可以达到价廉物美、如何进一步提高上海公交的质量与效率，有相当多的好建议。甚至有专门的"公交迷"，热衷于钻研各种线路的各种车型及其更换频率，呈现出非常浓厚的上海特色，既实在又认真，几乎是网络空间的城市生活志。

从挤爆公交到地铁通勤，市民的生活生态随时代发展早已经有了质的变化，公交司机行驶在路上，看到同线路的车面对面开过，往往会相视一笑，这如同暗号一般的招呼，也是这座城市普罗生态的真实写照。效率至上的年代，上海的公交或许不如以往那么辉煌，但仍然是有效、迷人、接地气的存在，承担着与被看的双重窗口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，都不应该被轻易忽视。

# 七夕会

# 尚田问茶

蔡天新

从杭州坐小面包到奉化，沿杭甬高速再转甬台温高速，只需要两个半小时。下高速以后，约莫走了十公里，便到了尚田镇，路上接了绍兴、宁波和从温州乘高铁来的三位作家。径往南山茶场，这是一段行程四十分钟、绕来弯去的山路，随后我们抵达了海拔五百多米高的目的地。放下行李以后，稍事休息，我们一行十人便向上走了一千多米的土路，来到一片茶园，开始采摘金观音。

茶场工人发给我们每人一只小塑料筐，告诉我们最好采一茎一叶，其次是一茎两叶。起初，我们一手提篮，一手采摘。稍后，我把篮子系在腰前，便开始双手交替采摘了。无疑，童年在故乡台州橘树林里捡烧火用的树叶的经验帮助了我，很快我就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人。我甚至觉得，比起在电脑或手机里双手按键盘要方便快捷。

一个小时以后，每个人的筐里便堆起了约莫一两茶叶。回到驻地，我们去了制茶车间。茶场工人开动机器，把我们采摘的茶叶往顶端一扔，茶叶缓慢地翻转，几个跟头下来以后，便完成了工序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喝上了自己采摘的新茶，味道特别清香。晚餐以后，我们有四位男士去享受了半小时的蒸汽浴，可谓神清气爽，安稳地入睡了。

最令人难忘的景象出现在第二天清晨，阳光初照，天空湛蓝。住在一楼的一百多名采茶女吃过早餐，排列整齐地从我们窗下走过，她们的服饰鲜艳各异，头戴竹帽、腰系竹篮，窈窕的影子随身而行。我后来了解到，这些采茶女大多是从河南新乡雇来的。每年春天她们都来奉化一个月左右，茶场出路费、管吃住，每人一天工资一百二十元。

南山虽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笔下的"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"无关，却是吴越国兵部尚书胡进思的故地。胡进思是湖州人，是吴越国权臣，曾奉钱鏐之命在沿海一带剿治海盗、保境安民。后来他曾力主废第四代国王钱倧，立钱俶为国王。晚年辞官以后，他便钟情于山水，尤爱翠竹似海的南山，活到了98岁，有诗云"南山茶香怡四方，老翁如松寿千秋"。

胡进思人称胡尚书，终老在毗邻南山的蓬岛，自夸"谢安自得闲中趣，徐市（福）何须海外求！"死后他葬在安岩狮子山下，安岩与南山、蓬岛均属尚田，却不知尚田之名与胡尚书有无关联。到了北宋，胡进思的一位后人胡则也十分了得。他是婺州（金华）历史上第一位进士，人称胡公，一生清廉为官，常梦见先辈进思，并与之品茶论政，故而多次来尚田扫墓。后胡则升任杭州刺史，走遍西湖山水。一日，他来到杭州城西，只见山清水秀，水好茶好，从此爱上，并仿先辈嘱葬幽谷深山，他的好友文学家范仲淹为其撰写了墓志铭。如今，狮峰山下胡公庙前的十八棵御茶已成旅游胜地，那是龙井茶的原产地，清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，曾数度来胡公庙喝茶，并赐名龙井。

# 读祝文

何沛忠

在古装的戏剧中，举行婚礼时，常有"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……"每看到这里，总觉得其中少了一个环节——读祝文。

那是七八十年前，在浙江绍兴地区举行婚礼，保持着古老的传统仪式。那时我还未曾上学，也不识字，却常被邀请去参与婚礼活动，任务就是读祝文。时至今日，我已属高龄，但于此仍记忆犹新。

村庄里有人要娶媳妇了，首先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官官（男孩）读祝文。当时有位朱姓人家看中了我。我自幼没有父母，是由祖母抚养的，祖母一口答应。女方就差媒人来要鞋样，随后，这位未来的新娘就会按照鞋样给官官做一双新鞋，在婚礼前送过来。

新鞋送到我家，左邻右舍的姑娘、嫂子们拥了一屋子，七手八脚地抢着要看新鞋做得怎么样？那个时代没有自由恋爱，就凭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定下亲事，新郎与新娘都未曾见过面，村里的人，更想通过这双新鞋，预测未来的新娘子，是心灵手巧呢，还是笨手笨脚？

举行婚礼的日期将近，男方送来用红纸写成的祝文。祖母是个三寸金莲，却能识文断字。祝文的全文不过一二百字，就由祖母一字一句地教我念，念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。祝文的文字是直排直写的，开头第一行只有一个"维"字，转行后是"中华民国某某年某月某日"，下面是新郎、新娘的姓名，什么年已弱冠，燕尔之喜，百年好合……

举行婚礼的这一天，五岁的我身穿长衫马褂，头戴瓜皮帽。男家发出花轿，去远道迎娶新娘。按照老规矩，新房称为"暖房"，暖房里必须保持有人，如若没人便成了"空房"。所以由读祝文的我，陪伴新郎吃暖房酒。桌上放四个小冷盆，壶中有陈年花雕。祖母事先叮嘱，喝酒只能装装样子，如若喝醉读不成祝文了。新郎也这样，嘴唇碰碰酒杯，吃吃冷盆，说说笑笑。

耳听得咪里吗啦、吹吹打打的鼓乐声由远而近，花轿到了，赶紧起身。这时的大厅里，已是里三层外三层。在敲敲打打的乐曲声中，穿戴凤冠霞帔的新娘，由喜娘搀扶出轿。新郎新娘两边站立，我手执祝文在旁。乐曲声停，司仪高声唱道："请官官读祝文！"我闪身来到正中，双膝跪在蒲团上，展开祝文，高声朗读："维——中华民国……"读毕起身，只听得一片热烈鼓掌。接着，司仪方唱道："新郎新娘，一拜天地——二拜高堂——夫妻交拜——送入洞房——"

到了翌年，给读祝文的夫妻，生了个大胖儿子。这下可不得了啦，不仅同村人，连邻村的人，也来请我去读祝文……祖母说，去读祝文也是一种磨练，只不过你新鞋子来不及穿了啊！

# 花与野菜

红萍

周末散步，在铁路边的林子里遇见一女子在采蒲公英和野芹菜。

和她交流下来，她认识很多野菜。

她说："野芹菜炒肉丝很好吃。菜场里要卖好几块一斤。你要不要？我帮你割一把。"

在她身后正好有一丛野蔷薇开得正艳。

我说："不要了。你帮我把你身后的蔷薇花剪几枝吧。"

她问："剪花来干什么？"

我答："剪花拿回家看。"

她把花递给我时，我俩都笑了。

之后，她继续去找野菜采。我手拿几枝蔷薇花继续去找其他的花来看。

我们都是热爱生活的女子。

扫一扫，关注"夜光杯"